

二十四节气



大雪:在江南的暖冬

怀念北方的雪

王寒

到大雪节令,黄河以北地区,最低气温已至零下。若有雪落下,地面也渐渐能存住了。雪色一涂抹,枯索仲冬便有了新气象。河流山川,万里一色,银装素裹,万山积玉,境界拓去许多。

雪就那么开场了,像祖母长长的老故事,慢慢讲下去。起初,是雪粒零星,“细沙”簌簌;雪霰撒着撒着,就变作了鹅毛。

大雪若落在晚间,窗外的世界,便多了神秘。热闹的,分明又是凄清的。又黑又重的大幕前,雪花妖娆起舞。她们舞步轻巧,踮脚掠过,如万千佳丽,水袖抛甩,缠缠绕绕,扑打着一格格亮亮的灯火。唰唰,簌簌,声如粒粒凄美的种子,入心,摇曳出诗意。

这样的夜,美得令人忧伤。

想那远远近近,荒村野水,都被层层雪花覆盖了。万里山河,成了美术室里的静物,幽蓝幽蓝,一派端正苍茫。

村子和四周的山被冰雪包裹着,像鸡蛋壳里沉睡的雏鸡,永远不醒,真正的千山鸟绝、万径踪灭啊。可是,皑皑白雪,更能挑动人心底里悲怆激愤那根弦儿。天涯孤客,关山飞度,背景挑染一抹雪,气氛顿时卓异。看那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,被一场苍茫大雪一葫芦烧酒,救了性命,夜奔梁山。黑衣男子在雪中飞奔,多少颗心随着他起伏。

而《红楼梦》大幕徐降,宝玉披着大红猩猩斗篷,一步一步,亦往深雪茫茫的天地里去了。雪地上的一串脚印,很快会被飞雪覆盖,抹平,像他不曾来过,像这个世界真的只是做了一个梦。那宝玉倒也坦然,像是千里万里回家,回一个真正的家。

雪夜捧读,像捧着一捧渐渐融化的雪花,凉沁沁的,润人。

天不分东西南北苍茫一色,地不分远近高低银装素裹。皑皑白雪里,又有多少文人墨客,顿生那种欲与天地、与历史、与万物生灵对话的强烈冲动;多少英雄豪杰以雪作赋,挥洒出气势恢宏的词章,咏出惊天动地的绝唱。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,纵横千万里,旷达豪迈;“江山不夜月千里,天地无私玉万家”,喻玉而雪,玉润万家,真正的无私天地大胸襟……那一篇篇用雪堆起的妙文,是民族文化的缩影,是历史的丰厚沉淀。

亲和雪、欢娱雪、敬雪、拜雪、感恩雪,不只是那些文人墨客,也根植在所有人的骨子里。因为,雪是温柔和良善,是宏大和包容,是和融大千、涵养生灵的宽厚。

一场大雪覆下来,成为越冬植物厚实松软的棉被。次年开春,雪被子自行融化,一边融化,一边滋润。据说,1000克雪水当中,含氮物7.5克,是普通雨水的7.5倍。雪,像白色的落红,不仅如花似玉高颜值,营养也更丰富。

大雪节令前夕,我翻阅日历,一眼看到“大雪”那页上,有一句应景的诗:新的雪花覆盖在旧的雪花上,我将成为一个新人。是的,大雪,带来新生,也带来希望。让我们静待一场大雪吧。看雪野托举住微醺的阳光,领受一段新征程的荡气回肠……

天照理该冷下来了,可是冷空气打个照面,又走了。那年到山西,也是这时节,沿路过去,北方平原是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,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北方的大雪,那种“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的气势,让我极为震撼。在北方的天空下,我终于明白,为什么寥廓的北方大地,有“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”的传奇,而江南,杏花春雨的江南啊,只合“红酥手,黄縢酒”的缠绵。

在江南的暖冬里,我是如此怀念北方的雪。不必奇怪大雪节气北方大雪,而江南无雪。二十四节气的起源地,本是黄河流域,一条大河,隔开了南北,带来的是南北不同的风物和景致,二十四节气对应的,是黄河流域的天文、地理、风物、农事,自然与北方丝丝入扣,而与南方,隔着千山万水,隔着不同的纬度,自是慢了节奏,有时需要捅破一层时间的窗户纸,才能看得真切。

入冬了,越来越少出门。回家,门一关,把寒意挡在外面。晚上窝在家里,开着空调,抱着个热水袋,看央视的气象预报,黄河中上游的大部分城市,已是天地苍茫

一笼统。而在江南,大雪节气里,注定看不到粉妆玉砌的世界。霜,倒是落了一些,起得早,与彪兄到郊外散步,田野和屋舍,像是下了一层薄雪,树枝、草叶也蒙了一层白。有霜时,山野是苍茫一色。是岁晚了,不用看日历,就能感受到。

初冬的景致,静美,沉寂,还有幽深。记得小时候,冬天可比现在冷多了,穿着厚厚的花棉袄,冷风还是无情地透进来。可谁会在乎呢,我与小伙伴们,拿着竹竿,捅屋檐下的冰柱子吃,到结冰的池塘里砸冰块,在院子里堆雪人,打雪仗,小脸蛋冻得如霜后的红柿子。

每一个生活在江南的人,都在大雪节气盼望着下一场雪。这种等待的心情,犹如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,等待着心爱的少年郎,骑着白马翩然而至。而江南的雪,就像情场老手,在来与不来之间,欲擒故纵,吊足你胃口,让你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心神不定。一场雪,给江南带来的是梦一般的静谧世界,下雪时,又清寂,又凉薄,仿佛繁华落尽后的一片虚空,世界回归于清寂。落雪时,可以围炉夜话,可以

拥被夜读,可以踏雪寻梅,可以采雪烹茶,想想都是美的。江南的冬天,雨常有,雪却少见。明知大雪节气很少落雪,但只要一到这个节气,就有关于雪的念想,好像惊蛰时就想听雷,清明就会怀人,已成自然。

抽空去了花鸟市场,因为常去买花,跟那里的不少摊主都熟了,说到花,彼此的言语间有热络的味道。蟹爪兰、仙客来、蝴蝶兰、水仙,都是这一季抢手的花。

最漂亮的还是蝴蝶兰,姿态高傲,风情万千,向来,它都是群芳谱中的明星,花坊里,只要有它,众多的花花草草,全给比了下去。蝴蝶兰的花语是:幸福向你飞来。真好啊,幸福向你飞来,我仿佛看到,岁末,时光的马车载着幸福,达达而来。

一个朋友,平素交往不多,却是很谈得来的那种,他是学园艺出身,却喜欢文学,而我这几年迷上园艺。不多的几次见面,我跟他聊花事,他跟我谈文学。每到岁末,他都会送我两盆自栽的蝴蝶兰。他送我的,不只是蝴蝶兰,而是一冬的好心情。

时令笔记

天地无私玉万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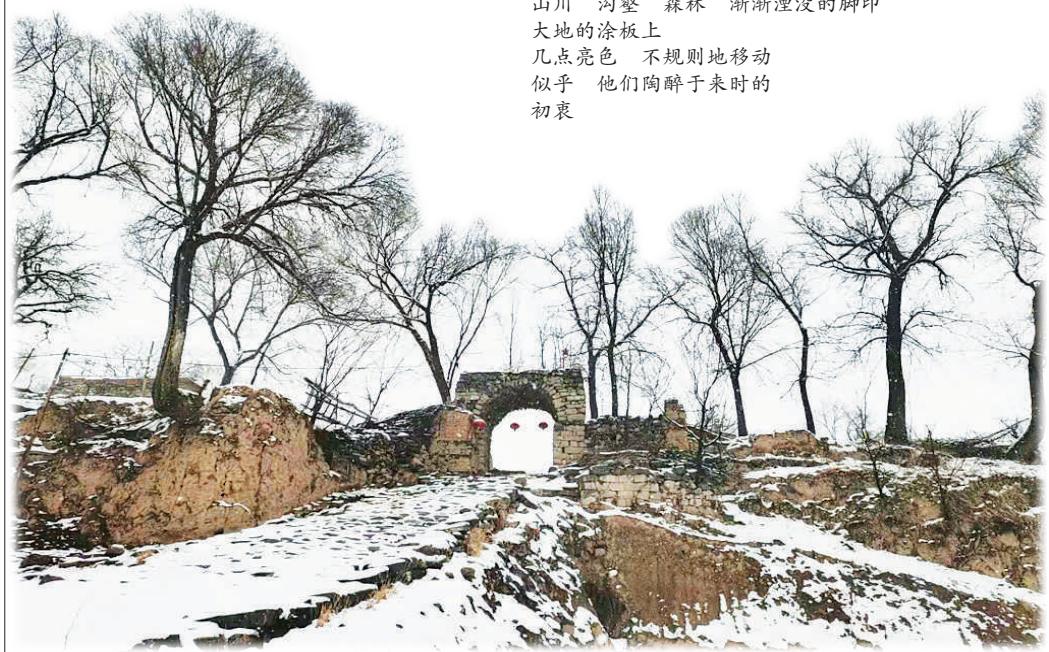
米丽宏

行行摄摄

雪落

踏碎 空旷
脚印 在落雪中 延伸
许久的饥渴 被雨雪催生
简单的行囊
装不下 放飞的心情

天 宣泄着 心情
山川 沟壑 森林 渐渐湮没的脚印
大地的涂板上
几点亮色 不规则地移动
似乎 他们陶醉于来时的
初衷



传记

他一着急,竟将三品大员拘禁起来,剥夺房式之权由自己代摄。因而引起宪宗不悦,随即将元稹罚俸召回待除,前程未卜,吉凶难料。须知这位大员房式,与旧官僚集团本是同一体系。

前途未卜倒也罢了,罚停三个月俸禄也能承受,只要不再发生灾祸就有转机。而冤家路窄,事不由人,越怕祸端祸越来。这天,元稹接诏西赴长安,神情抑郁,一是贤妻韦从病逝不久,咏念三首悼亡诗催人泪下;二是以八品之身拘押三品大员,绝非因私而为,却被罚俸调回,元和希望何在?沉吟独行,不觉日暮云低,前头已是华阴地界。元稹入宿敷水驿站,胡乱吃些酒菜,入住上厅

官房,枕卧休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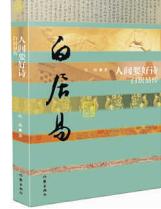
不一会儿,门外人声嘈杂,原来是以刘士元为首,拥入一群禁内宦官。吵吵闹闹,嚷着要住上厅官房。驿吏连声称解释,说上厅房间客满,已有御史大夫元稹先到住宿了,刘士元闻听“元稹”二字,专要给人难堪,竟手提马鞭径自闯入,逼迫元稹腾房,元稹怒从中来,拒绝搬出。争辩之间,那宦官手起鞭落,连续抽击元稹脸面,手下人强行将元稹行装抛撒屋外。鞭击负重,元稹只好跃窗而出,逃至后院躲避。夜半,驿吏才将元稹寻回安歇,不待天明,元稹悲愤难平,疾向京城奔去。

宦官凶焰蛮横,已经到了这般地步。

朝廷命官横遭宦官鞭打,成何体统?元稹满

作家出版社

84
赵瑜著



《人间要好诗》
——白居易传》节选

脸羞辱,同人无不愤怒,白居易等人大声疾呼,并将撑腰做主之愿,寄托在宪宗皇帝身上。未料,宪宗听信太监诬告,采信旧臣说词,反批元稹一向多事,驿馆争厅,乃“少年后辈,务作威福”,“有失宪臣体面”,且不由分说,“复引稹前过,贬为江陵士曹参军”。宪宗如此决断,令白居易等人大惊失色。

希望出版社

84
曾有情著



《金珠玛米小扎西》节选

不会写字,执勤表也不会看,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站岗放哨?部队能收我这样的文盲吗?我家的母羊梅朵因为太笨还被我嫌弃,被阿爸淘汰了呢;虽然我不笨,但不认字比笨还可怕;既然我不笨,那学字也一定快呀,我走队列不是比赵照学得快吗?

对,我必须学!马上

就学!

小扎西把他的想法向林海平说了,林海平赞许地点点头,说:“你有理想有志向。在哨所这段时间学习军事,学习文化,对你的成长很有帮助,将来不管你去哪里,干什么都受益匪浅,而且会受益终身。”

小扎西说:“我哪里也不去,我就做哨所的‘钉子户’,跟你们一样当站岗放哨的金珠玛米!”

林海平笑了笑,他既不能打击小扎西的积极性,也不能表示小扎西的愿望一定能实现。他避开这个话题,说:“学习上有什么困难,你尽管找我。”

回到宿舍,小扎西郑重地向赵照说要拜他为师,请他教自己认字、写字。赵照像不认识小扎

西似的,盯着他咂了咂舌,像是品味一种美食似的,特别开心,立即又高傲起来:“你也有拜我为师的时候啊?你不是在操场上很牛的吗?都敢给我当教练,我哪能指导你呀?”

“我……”小扎西话还没出口,林海平突然走了进来,把一个箱子放在地上。箱子里装着适合小扎西学习的书籍,还有笔记本、钢笔、铅笔、墨水等学习用品。他的身后跟着炊事班班长侯东宝。侯班长把饭堂写菜谱的一块旧黑板也拿来了,还带来了一盒粉笔,供小扎西学习使用。这让小扎西特别感动和感激。林海平说:“赵照,小扎西,你俩住一个宿舍,要互相帮助,互相学习,取长补短。”

小说